

# 張壽鏞《四明叢書》之文獻價值

徐小燕

## 摘要

《四明叢書》為民國初年浙江鄞縣張壽鏞所輯，為歷來少見之大規模叢書，以「規模龐大、校勘嚴謹、序跋獨到」為世稱道。張氏為民國初年財政巨擘，除致力於規劃國家財政，更殫精竭慮於創辦光華大學，蒐羅鄉邦文獻，進而刊刻出版。

《四明叢書》係一地方叢書，且該叢書具有完整之序跋，序跋寓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作用，於研究版本、目錄學等專門學科具有非常重要之意義。而對於瞭解四明地區之文化歷史、經濟發展、地理環境等也有著他類叢書無可取代之地位與價值。本文擬以《四明叢書》所收書情況及其序跋為觀察主軸，析論其文獻價值。

## 一、前言

《四明叢書》<sup>[1]</sup>為浙江寧波學人張壽鏞所編輯，乃四明地方文獻中卷帙最多，內容最為豐富之大型地方叢書。它對於瞭解四明地區之文化歷史、經濟發展、地理環境等有著他類叢書無可取代之作用與價值。另一方面則以其為一部綜合性之叢書，呈現出時代遞嬗，文化精神等各層面多元之風貌。

關鍵詞 (Keywords) : 張壽鏞 ; 四明叢書 ; 文獻

Shou-yung Chang ; *A Library Series of Si Ming* ; Record

徐小燕 : 東吳大學物理學系秘書 ; E-mail: shu3023@scu.edu.tw

[1] 《四明叢書》預計出版十集，出版期間時值抗戰，至張壽鏞先生於民國34年（1945）捐館時，僅

「四明」因有四明山而名之，在今浙江省寧波境內，於唐時設明州，南宋慶元元年（1195）改為慶元府，明時為避朱元璋諱而改為寧波府，管轄地有鄞縣、慈谿、象山、奉化、定海、昌國等地，後以寧波稱四明，則沿用至今。江浙自來即為藏書之鄉，尤以四明地區更有「文獻之邦」美稱。「四明」，自東晉以還即為人文薈萃之地，迄宋以後，更為文化高度發展的地區，第一部叢書《百川學海》，即為宋人左圭所輯，其中輯有州人鄭清之及高似孫的作品，可見四明人藏書、輯書之歷史悠遠，而左圭亦為輯刻州人作品開風氣之先；而隨著輯印「叢書」之風氣，四明人文得以彰顯。清中葉以後，輯印地方性叢書蔚然成風，如宋世榮《臺州叢書》、胡丹鳳《金華叢書》、伍崇曜《嶺南叢書》、陶福履《豫章叢書》、王灝《畿輔叢書》等，尤以江浙地區人文淵藪，郡縣之間互相攀比，此一風氣至民國時期依然盛而不衰，而其所屬各州郡多刻有一州一郡之書，《樵李叢書》、《湖州叢書》、《武陵往哲遺著》、《吳興叢書》、《臺州叢書後集》、《續金華叢書》、《敬鄉樓叢書》等近三十種，獨四明地方闕如。左圭之後，歷元明清三朝數百年，其間鴻彥碩儒輩出，張壽鏞有感於「以始剞叢書之地反不如他州郡，鄉人士君子雖或有志焉而未之逮也。」<sup>[2]</sup>即以文化傳承之精神，殫精竭慮地將其所羅致之鄉邦文獻一一精校，並繕寫序跋，以誌四明學術之發展。

叢書內容兼具四部，張之洞就認為：「叢書最便學者，為其一部之中可該群籍，蒐殘存佚，為功尤鉅。欲多讀古書，非買叢書不可。」<sup>[3]</sup>強調叢書之利用為研究學術最直接而有效之工具；《四明叢書》規模龐大，較之《畿輔叢書》、《雲南叢書》等巨帙，其所收書之種類及卷數最多<sup>[4]</sup>，內容完整，且多為他種目錄未著錄

---

出版七集。民國37年（1948）始付梓第八集，至於第九、第十集擬目，版片在當時多已刻就，原藏於嘉業堂藏書樓，今藏於浙江圖書館。目前於臺灣可見之版本，有民國55年（1966），由國防研究院、中華大典編印會合作出版者，共計六集，30冊。（按：第七、八集闕如，且六集之中，第四集缺印《四明古蹟》，而其編排順序亦多有出入，其他則有漏葉之處。）民國77年（1988），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者，計八集，32冊。（按：由於第八集刊刻於民國37年（1948），故於臺灣並未收藏。新文豐版在《四明叢書·敘錄》中說道：特向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借到第七集，又輾轉自海外購得第八集，並借補遺漏者，終成全璧，特以四合一，25開本精印問世。）本文所言以一至八集為主，其序跋內容，係見張壽鏞撰著之《約園雜著》、《約園雜著續編》、《約園雜著三編》（《民國叢書》第95、96冊，上海書店，1922）為主。

<sup>[2]</sup> 陳漢章，《四明叢書·序》，見《四明叢書》第一集。

<sup>[3]</sup> 張之洞，《書目答問·古今人著述合刻叢書目》下小序。

<sup>[4]</sup> 《畿輔叢書》收書197種，其中包含個人全集六部，58種，而《雲南叢書》收書有196種，但是卷

者，凡於叢書刊刻之各本，乃經過張壽鏞精挑細酌，於蒐集、整理、編輯、刻印過程中，又幾經輯佚、校勘、考據、研究版本、纂其目錄，繕寫序跋等，於目錄、版本學上具有文獻學之價值，提供後學豐碩之研究資料。柯劭忞等《續修四庫全書提要》<sup>[5]</sup>，即對其備加推崇。

是編所收，自漢唐以迄勝國。有關鄉邦利弊，足資身心學問，而坊肆無傳本，或傳而未廣者，皆為採輯，不為部居甲乙，而以作者時代次其先後。其非鄉邦著述，而有裨四明掌故者，亦皆甄錄。各書皆存原文，雖序跋歲月無關宏旨，亦不輕削。至有關鄉邦文獻，流俗毫芒，僅存一二者，亦為之編輯補綴，以資流傳。每書皆取善本參校，互異之處，擇善而從，無從校者仍之。每書首末，壽鏞或序或跋，於其編輯之由，刊刻之故，詳為敘述。

《四明叢書》收書豐富，而其序跋又寓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作用，而使該叢書具有一定之學術研究特色，提供學者尋根探本之指導。本文擬以《四明叢書》所收書目及其序跋觀察之，略述其文獻價值。

## 二、張壽鏞生平簡述

張壽鏞（1876-1945），字詠霓，號伯頌，別號約園，浙江鄞縣人。先生係出身於書香世家，父張嘉祿，光緒三年（1877）進士，官授翰林院編修、監察御史、兵科掌印給事中，「為學貴實踐，尤好宋儒書」，其思想受王應麟影響極深，嘗語先生：「深寧學問豈盡心於文字者，蓋將以明道也。《困學紀聞》一書於君子小人消長之幾，人心風俗維繫之故，言之最切，吾是以致力於斯，汝輩誌之。」<sup>[6]</sup>而著有《困學紀聞補注》三十卷，並有《小謨觴館文集注》、《寸草廬奏稿》二卷、《寸草廬贈言》十卷等。先生幼承庭訓，飽飫詩書，以宋學為根柢，奉陽明「致良知」、「知行合一」學說為其畢生行事之準繩，其言：「一生為人不蹈小人一途者，皆陽明先生之學之賜也。」<sup>[7]</sup> 王學發揮 即為其篤行學說之作。

自光緒三十年（1904）至辛亥革命（1911）時，先生於江蘇八年，歷任了仕

---

數不及千卷，《四明叢書》所收書計有 178 種，1,173 卷，倘以所編第九、十集擬目，合計 250 種，1,293 卷，當屬目前地方叢書中規模最為龐大者。

[5] 見《續修四庫全書·子部提要》（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頁727。

[6] 困學紀聞補注後序，《約園雜著續編》卷二，頁23。

[7] 王學發揮，《約園雜著》卷一，頁1。

學館提調、警察局提調、淞滬釐局提調等，且於布政司衙門專管財賦和人事之文案工作、新政文案，從這些工作中累積經驗。民國之後，先生前後出任浙江財政司司長、財政廳廳長、湖北財政廳廳長、滬海道道尹、江蘇財政廳廳長、財政部次長等職，在仕宦生涯中以國家財政為己任，大力整頓、用心規劃，開源節流，於國家艱困時期，仍能破釜沈舟，轉虧為盈。先生雖於仕宦期間即用心於豐富藏書，推動教育，然礙於政務冗雜，未能全力以赴；民國14年（1925），光華大學於上海成立，推先生為校長，以「知行合一」為校訓，致力於教育志業。「辛未（民國20年，1931）以後盡辭職守，於時專心一力，今人與居者在光華大學，古人與稽者在《四明叢書》。」<sup>[8]</sup>以光華大學為中國教育史上民間辦學之模範，以《四明叢書》為郡邑叢書之翹楚。

抗戰期間，不忍文獻凌替，遂與蔣復璁、張元濟、鄭振鐸等諸先生以「文獻保存同志會」之名，肆力搜訪，搶救文獻。當時決定搶救古籍之主要地區在上海，其次為香港，上海方面由鄭振鐸負責，張壽鏞、徐森玉、何炳松等人協助，為我保存大量之珍貴古籍。<sup>[9]</sup>而《四明叢書》也在烽火漫天的困境中陸續出版，「世雖離亂，吾心不亂」，先生強烈的民族意識，為動盪的時代，動搖的民心挹注堅定的精神。

先生一生處於中國近代最為艱困之時期，內憂外患接踵而至，時有庚子之亂、八國聯軍，國家搖墜如落葉。民國之後，軍閥割據，日寇侵華，百廢待舉，建國尤艱。於此時代洪流中，仍能沈穩應對，掌握脈動，洞悉潮流，一心以國家財政為先，人民生計為先，精心建構國家財政藍圖，營營奔走教育改革創新，終其一生，以讀書、藏書、教育、出版為職志，未曾須臾離也。其於病榻之時仍不忘殷殷囑咐「復興中華」、「復興光華」，民國34年（1945），去世於家中。生平著述有《約園理財牘稿》、《皇朝掌故彙編》、《詩史初稿》、《約園演講集》、《史學大綱》、《諸子大綱》、《約園雜著》、《約園雜著續編》、《約園雜著三編》等。

<sup>[8]</sup> 四明叢書第六集後序，〈《約園雜著續編》卷四〉，頁24。

<sup>[9]</sup> 「文獻保存同志會」於抗戰期間搶救文獻之事跡得見鄭振鐸往來之書信。本文所參閱者為《鄭振鐸全集》第16卷「書信」，（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該卷收有致劉哲民、張壽鏞、徐森玉、趙景森等友人信函，尚有家書，及「編輯通訊 答讀者」等三部分。鄭振鐸致張壽鏞之書信於民國29年（1940）間，計有140封，民國30年（1941）間有129封，共計269封。

### 三、《四明叢書》之編輯

《四明叢書》收書178種，涵蓋四部，張壽鏞言其蒐羅鄉邦文獻歷經廿幾年，然從所徵訪的文獻中，又需將其裨益於傳承地方文化者一一甄錄，其間必有難以取決之處，故於「凡例」中提列幾項選刊標準：

- (一) 先取有關鄉邦利弊足資身心學問，而坊肆無傳本，或傳而未廣者，若屢經刻印之書或卷帙過繁者，則皆從緩。
- (二) 前人刻書有節錄以就簡約者，似嫌割裂不全，是編務存原文，雖序跋歲月無關宏旨，亦不輕削，惟間有前賢著述，有關鄉邦文獻，而毫芒流落，僅存一二者，吉光片羽，為之編輯補綴，以資流傳。
- (三) 是編意在徵集文獻，雖非本鄉人，其著述裨四明掌故者，概在甄錄之列。

任繼愈主編之《中國藏書樓》中，提及其選刊準則：「張壽鏞在挑選文集時，還立下一個標準，就是先品其人，再品其書，若為奸佞，則不予收錄，故此書較為正統，在當時頗受好評。」<sup>[10]</sup>先生「不以人廢言」，而以該人品德為首要，非四明人士<sup>[11]</sup>，而居於四明，且其文章足以發揚四明精神，以為後人所效倣者皆為所錄，即所謂「天下之文非一鄉之文也，即以一鄉論，有功於鄉之文獻豈淺眇哉。」此舉著實擴大選目基礎，同時也足以使更多傑出文人作品展現在世人面前，為此叢書編輯獨具慧心之作法。總之，《四明叢書》刊書乃以作者品格高潔，作品裨益世道人心者為選刊之準則。

《四明叢書》所收書以詩文集類著述尤多，且以明清人物著述比例為重；其次為史部、經部，子部著作最少。所收書之經部著作，以史浩《尚書講義》、高閔《春秋集註》、楊簡《慈湖詩傳》等，為清《四庫》輯《永樂大典》本最為珍貴，史部著作以高似孫《史略》、《子略》、全祖望《漢書地理志稽疑》、萬斯同《補歷代史表》等，裨益於史學之研究。依筆者所做統計，除以清代作品、集部作品居多外，所收書多為《四庫》未收書，且為《四明叢書》所獨錄，可見蒐羅之作品

<sup>[10]</sup> 《中國藏書樓——張壽鏞與獨步齋》（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1），頁1,751。

<sup>[11]</sup> 《四明叢書》所收兼以非四明人士著作，如孫郃《孫拾遺文纂》，丁鶴年《丁鶴年詩文集》等。張壽鏞言：「鶴年，姓丁氏，以字行，原為西域人。余以鶴年當流寓吾鄉，與吾鄉人頗多酬唱，今尚載見集中。昔杲堂、謝山先後輯甬上耆舊詩並錄及流寓諸公，因援是例校刊此書入《四明叢書》，增烏氏撰文一首列卷端，以備知人考世之助，且見孝子之生平。」《約園雜著續編》卷二，頁24。

兼具有地方精神，與鼓勵鄉人著述及保存時人作品等積極作用。而其收書所採用之版本，具有多鈔本、多稿本、多輯佚本等特點。先生嘗言：「人曰佞宋，我曰避宋，購一宋而非宋者，百部、千部甚或萬部去矣！獨可誇者，鈔本也。歷年之所蓄都二百餘種，有批校本焉、有精鈔本焉、有稿本焉、有普通寫本焉。」<sup>[12]</sup>《四明叢書》中有許多珍本，皆輾轉由北京圖書館、天一閣、文瀾閣、嘉業堂等地所抄得，正可看出先生自負於鈔本之多與精。而對於流落至國外之書籍，先生亦絕不放過鈔錄之機會，縱使花費甚鉅，亦無怨言，唯恐不逮也！如於羅岳《現成話》，其跋語中即提到：「此集已歸日本東方文化圖書館矣，尚可假錄，壽鏞爰出百金，先就未刻者鈔之。」<sup>[13]</sup>至於稿本，該叢書註記「稿本」者有48種，以清代作品為最多，其中又以萬斯同《宋季忠義錄》特別標註為「手稿本」，最為珍貴。輯佚前人作品，實為發揚先哲精神，又津逮來學之事，先生所輯作品而入《四明叢書》中者，有《虞秘監集》四卷、《賀秘監遺書》一卷及《外紀》三卷、《豐清敏公遺書》六卷、《定川遺書》二卷及《附錄》四卷等，又得馮貞群<sup>[14]</sup>所輯之《春酒堂遺書外紀》、《馮侍郎遺書》、《王侍郎遺著》、《馮王兩侍郎墓錄》，更可看出二位藏書家對於故鄉文獻之用心。

《四明叢書》之編纂，乃在於張壽鏞有感於「吾郡自任闕諸虞以儒數顯，代有作者，蔚為文獻之藪。」而「先哲遺書盡成叢刻，吾郡闕然，寧非憾事。」以獨缺四明精神的代表，引發編輯叢書之動機。輯編之初，又得到族丈張讓三以及馮貞群、陳漢章、張伯岸等人之協助，提供編刊意見，私己典藏，方能陸續刊印。先生言編此叢書「如蚊負山」，但他始終以「僕雖不敏，願畢荷擔」的精神戮力以赴。編輯的過程中，又經歷經費短絀，烽火戰亂，「我積二十年功夫，搜到鄉邦文獻不下四百餘種，就我已刊之四集，約百種。然已化費至二萬金以外，再刻六

[12] 見《約園雜著三編·自序》。

[13] 現成話跋，《約園雜著》卷四，頁32。

[14] 馮貞群（1886-1962），字孟顛，原籍浙江慈谿，從先祖遷居寧波。光緒年間補寧波府學生員，參加同盟會與辛亥革命，之後曾經擔任寧波軍政分府參議員。於民國 21至31年間（1932-1942），任鄞縣文獻委員會委員長，從事文獻保存之工作，並主持重修天一閣，編著《鄞范氏天一閣書目內編》。馮氏為一著名之藏書家，其藏書多達10萬餘卷，以「伏附室」為名，且對古籍文獻深有鑽研，長於校勘、考訂，具有豐富之版本與目錄學知識。《四明叢書》之刊行，出於馮氏自藏鄉哲先人之遺著有56種之多。

集，非再有三萬金不可。現在經濟已形拮据，不知能畢我願否？」<sup>[15]</sup>又第六集出版於民國28年（1939），正值對日抗戰，狼煙漫天之際，先生憂心於叢書是否能夠繼續出版？嘗言：

當五集之未定也，北遊幽燕，西攬匡廬，往往攜稿相隨。及蘆溝橋鬻興蔓延海上，鎗林彈雨之下，序宋元之際四明學術源流，弁諸五集之首，都萬數千言。所謂他鄉作客，垂老收書者是也。無何，國軍西撤，蘇松太杭嘉湖相繼淪陷，吾叢書所已刻者分寄於杭垣之彌陀寺，南潯之嘉業堂。夢寐驚駭，以為必歸灰燼，孰意光華之校舍全燬，而叢書之版片獨存，斯非鄉先哲神靈陰來相之哉？夫書出有其時，人不能與時爭，轉為時所驅遣。」<sup>[16]</sup>

可謂叢書之編，正為見證歷史而來。《四明叢書》自民國19年（1930）始編，首集於民國21年（1932）刊行。刊行前有「九一八事變」（1931），隨之「一二八事變」（1932），日軍侵華暴行，於先生輯刊叢書有著極深刻之影響，先生又感於當時道喪文敝極矣，人人逐末而不務本，亟欲匡拯缺失，用以圖存危亡，更企圖以此叢書喚醒民族自覺，而著重於凝聚民族意識，團結百姓蒼生，凸顯忠孝節義，振奮愛國情操，更使其深具時代意義，而為學者所重視。<sup>[17]</sup>

要言，《四明叢書》是一部綜合性的郡邑叢書，它標舉著四明學術史頁，一以闡揚地方文獻特色，同時反映出時代精神；一以其卷帙豐富，體例完備，是為叢書之首，兼此二者，誠為研究古籍叢書者所應善為披攬。

[15] 六十年之回憶，載於：《約園著作選輯·自述》（張芝聯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4），頁385-386。

[16] 四明叢書第六集後序，《約園雜著續編》卷四，頁24-25。

[17] 日人山內正博於「第29屆國際東方學大會」（1973年7月在巴黎舉行）上發表張壽鏞的思想一文中提到：「第一集的主導思想很自然地帶有教導人民的色彩，而這種教導是建立在研究當時巨大動亂情況的基礎上的。第二集出版時，帝國主義已侵入華北，這又說明這集為何特別強調忠、孝，但是這是一種對於人民生活在其土地上始終不渝的忠誠，也就是對於祖國群體的忠誠，經書從來就是學術研究的對象，一向是由北京、上海許多學者在官僚資本或外國資本幫助下印行的。1935年出版的《四明叢書》第四集引起我們的注意，因為編者是在一個小地方，沒有任何資助情況下，堅韌不拔地從事研究的。張壽鏞對於學術的嚴謹態度使人精神振奮，他對當代經學研究的復興作出了貢獻。他激勵人們去反抗外國侵略。第五集的序言中，他表達了一種嚴肅的哲學，可以用作反對帝國主義暴行和偽善的精神支柱。第六集的序言我們注意到張壽鏞的思想比以前五集的序言表現的更為鎮靜，更堅定。在驚濤駭浪面前，張壽鏞對人民、對祖國的未來懷有不可動搖的信心。」（《約園著作選輯·紀念文選》，頁469-473。）可知，《四明叢書》之編刊，不僅在中國產生一定的影響，就是其個人思想，亦引起學者之關注，進而分析探討。

#### 四、《四明叢書》之文獻價值

地方叢書之編排或以一省，或以一縣市為之，需廣泛蒐羅，並兼具深度，才能彰顯該地區之特色或編輯者所欲傳達之歷史使命。《四明叢書》以其收書時代之長遠，體制之巨帙，內容之精贍，推為歷來叢書之首善，洵非虛語。張其昀於四明叢書序云：

《四明叢書》為四明學者著述之總匯，亦即學術研究之總成績，由前光華大學校長鄞縣張壽鏞先生約集甬上學者馮貞群等精心纂輯，審慎校訂，上起漢晉，下迄近世，收書二百十三種，共九百三十八卷，名言讜論，絡繹奔赴，郡邑叢書，推為翹楚。<sup>[18]</sup>

《四明叢書》不僅為一部「規模龐大、校勘嚴謹」的地方叢書，其獨到之序跋，更具文獻價值，張壽鏞致力於各書序跋之撰寫，或言其考訂版本之遞嬗，或敘述學術之源流，或表彰撰者之生平，或著錄立書之宗旨，由序跋之中，即可窺見其用功之勤，於叢書用心之至。以下分以所收書及序跋二部分略述《四明叢書》之文獻價值。

##### (一) 由所收書見其文獻價值

叢書之編輯乃將散於各處之文獻彙為一編，裨益於學者之檢索。綜觀《四明叢書》所收書以詩文集為主，其次為史部、經部，子部著作最少；而其中又多《四庫》未錄而為《四明叢書》所獨錄者。叢書所收書之特色，網羅清代禁燬書目，如《張蒼水集》、《春酒堂遺書》等；哀輯明末未見史傳之人物，高宇泰、宗誼、華夏之著作，佐以《四明人鑑》、《海東逸史》、《雪交亭正氣錄》等書，表彰明末抗清之民族鬥士事蹟；廣收它書不見之年譜文獻，如《王深寧先生年譜》即有三種之多，而於《張蒼水年譜》、《錢忠介公年譜》、《慈湖先生年譜》、《南山著述考》等，更唯有《叢書》所著錄；蘊藏豐富之風俗民情與地方掌故，表現地方特色，引人入勝。該叢書對於地方文獻之保存與傳承學術文化，厥功甚偉。

##### 1. 肆力博收鄉邦文獻

張壽鏞於《四明叢書》凡例中說明編刊的動機，言：

[18] 張其昀，四明叢書序言，《四明叢書》第一集第一冊（臺北：國防研究院、中華大典編印會合作出版，1966），頁4。張其昀所指收書種數、卷數係以中華大典編印會所印之六集、30冊而言。



吾浙各郡除衢嚴處外，若丁氏丙之《武林往哲遺著》、《武林掌故叢編》，孫氏福清之《樵李遺書》，陸氏心源之《湖州叢書》，劉氏承幹之《吳興叢書》，徐氏友蘭之《紹興先生遺書》，宋氏世榮、楊氏晨之《台州叢書》，胡氏鳳丹、宗楸之《金華叢書》及續編，孫氏詒讓之《永嘉叢書》，黃氏群之《敬鄉樓叢書》，近年平湖金氏蓉鏡、兆蕃續刻《樵李叢書》一二集，先哲遺書盡成叢刻，吾郡闕然，寧非憾事，爰輯鄉先生著作彙刊之，顏曰《四明叢書》。

誠因浙江各州郡多刻有一州一郡之書，而四明闕如。慨然於「以始勸叢書之地反不如他州郡」故先生肆力蒐羅故鄉文獻，視為己任，並加以訂正、繕寫序跋，進而刊刻傳世。陳漢章於《叢書序》言：

古鄞張君詠霓既刊其先君肖菴先生奏議及其祖母秋燈課讀圖題詠，曰《寸草廬贈言》以行世。復推敬恭桑梓之誼，而慨然以為己任，採千載之遺韻，收百世之闕文，兼於聽政布教，間為各書作序及跋，如抱經堂與守山閣，則又他州郡叢書所未有者也。

地方文獻向來令人有「鄉曲」之偏見，為使《四明叢書》不祇為鄉邦文獻之藪，且更具有學術研究之價值，先生耗盡時日於《宋元學案補遺》之校刊，並收錄於《叢書》第五集中，此輯對教育甚為重視的先生而言，意義不凡。

鄉邦文獻中，如《宋元學案補遺》一書，為中國哲學大部分所寄託，蓋宋明清學案固已詳盡，而《宋元學案補遺》是鄞縣王梓材先生臚軒所作者，搜羅更精，其所採之書，有今日罕見者，得此以存真，有益於世教也。<sup>[19]</sup>

《宋元學案》為黃宗羲所撰，經全祖望補輯增訂而成。全謝山死後，手稿歸其門人盧鎬（盧月船）所保管，梨洲元孫大俞借去謄鈔，因為謝山的手書多繩頭細草，而且零星件繫，不可識別，乃由其子平黼正其舛誤，補齊缺略，並其件繫，寫成別本，凡86卷。於道光十八年（1838），學案第一次付刻時，王梓材（臚軒同馮雲濠、何紹基等人）又多有校補。原表僅存數頁，其餘均由王臚軒仿補，而元祐、慶元兩黨案亦為其編補。此外尚有文集粹語、有事載史策而僅舉其名者、有著稱於別學案而本卷反無其傳者，臚軒皆為之參補，王臚軒三校學案，終於刊成《宋元學案補遺》一百卷。稿成之後存於屠用錫家中，後經先生一再讎校整理，於「原稿紙薄如蟬翼，字細如牛毛」之艱難條件下，完成校刊出版工作，於民國26年

[19] 張壽鏞，〈六十年之回憶〉，《約園著作選輯·自述》（張芝聯輯，北京：中華書局，1995.4），頁390。

(1937)年刊竣。中國有完整之學術史，來自於學案之紀錄。故《宋元學案補遺》乃紹繼《宋元學案》，廓清學術思想發展之脈絡，總結一代學術統紀，故其刊行必有其彰顯薪火相傳之用心。先生又言：「是書必須與《宋元學案》並看，精神乃顯。」足見《宋元學案補遺》之刊行乃沿流溯源、弘揚學術之盛事。

叢書的編輯一方面體現先生體國濟民的用心，一方面則闡發其思想與主張。觀叢書所收集有關史學、理學、經學方面之著述尤多。在理學方面，主要是以陸象山一派為主，以楊簡言，先生不僅收錄其著作如《楊氏易傳》、《慈湖詩傳》、《先聖大訓》、《石魚偶記》等，尚有其《遺書》、《年譜》，並為其編寫《附錄》一卷，輯入《四明叢書》八集中。針對一人收錄其眾多作品，不僅有其個人喜愛之程度，且因陸、王一派理學思想影響浙東史學之發展，先生繼承此一史學系統，並更加以發揚光大。《四明叢書》中收有史學著作計46種，而其中展現浙東史學者，以萬氏為主，「甬上萬氏史學冠天下」，萬斯同著作就分居於各集之中，如《石經考》、《儒林宗派》、《宋季忠義錄》、《歷代紀元彙考》、《補歷代史表》等。而浙東學術不單於偏重史學，也重視經學，鄞縣更有萬泰萬氏家學，萬斯選精通於理學、萬斯大精通於經學、萬斯備則精於史學、又有二姪萬經、萬言都是精於史學之專家。又嘗言：「余好鄉先生書，而尤好萬氏書。」<sup>[20]</sup>先生鍾愛於萬氏著作之羅致，刊於《四明叢書》者，即有16種，除此又收有「萬氏家寶」九種，足見《四明叢書》所欲傳達之「史以致用」的史學思想。

四明為清代浙東學派之重鎮，《宋元學案補遺》、浙東史家作品之輯編，彰顯《四明叢書》不僅具有圖書文獻之價值，更豐富其學術研究之資料。張壽鏞透過各種方式，或購自書肆、或徵訪抄錄，或得自友朋，積極地羅致鄉人作品，成績粲然可觀，誠為保存四明學者著述之集大成。

## 2. 網羅清廷禁燬之書籍

《四明叢書》多收明人著述，尤以南明時期「反清復明」愛國志士之作品，包括錢肅樂、張煌言等人。據近人吳哲夫撰《清代禁燬書目研究》以及丁師原基所著《清代康雍乾三朝禁書原因之研究》之歸納，乾隆年間禁書之原因，大凡涉及南明史事以及反清志士之作品，即列為禁燬書，且「今據各種禁燬書目，乾隆一朝所禁圖書，即以江浙為最多也。」先生身處文獻之鄉，益以江浙禁書最多，罕

<sup>[20]</sup>「萬氏家寶九種」，《約園雜著三編》，卷三，普通鈔本藏書題跋，頁18。

傳文獻之哀集整理更是刻不容緩，不僅使後人瞭解南明史事，更每每彰顯四明人士之凜然氣節。

觀叢書收錄列名禁燬書目者，計有周容《春酒堂遺書》，錢肅樂《錢忠介公集》，張煌言《張蒼水集》等三種，皆為明季反清志士之作品。錢肅樂（1606-1648），鄞縣人，崇禎十年（1637）進士，南明弘光年間（1645）以鄞縣為據，起兵抗清，當時諸生華夏、董志寧等皆以其首，從肅樂之義舉，遣舉人張煌言奉表請魯王監國。清順治五年（1648），憂憤國事而卒於海上，年42，諡忠介，學者稱止亭先生。張煌言（1620-1664），鄞縣人，明崇禎舉人，為一堅貞之民族鬥士，23歲時即以一介書生從錢肅樂抗清，其忠貞氣節，黃宗羲比之文文山，然史傳卻未見其名，益以有清二百餘年間，始終視其詩文為違禁，僅有手抄稿本輾轉，直到光緒廿七年（1901），章太炎根據甬上張氏鈔本排印了張煌言詩文，此一傑出的軍旅詩人的作品方能見世。

先生有感於世局動盪，道喪文敝，亟欲力挽狂瀾，故以明季死事諸賢作品為纂輯之列，用以振奮愛國情操。而收羅的過程中，遇有禁書亦加以整理，尤以沈埋日久，訪求困難，仍奮力為之。錢忠介公集序 論及其著作被埋沒景況，言道：

清乾隆禁書，公集亦在其列，沈埋將三百年，今始得刊布於世。當明之亡也，內有阮馬奸邪之附，外無蚍蜉蟻子之援，胡馬渡江，難都旋覆，浙東西忠義士颯舉雲興，公方居憂，在丙舍咯血。危苦之言見諸奏牘，忠愛之氣形為歌詠，躬履諸艱極，人生之至悲，使數百年後可考而得者，非賢子弟保守之功歟。<sup>[21]</sup>

張蒼水集序 言：

昔歐陽公《五代史》不為韓通立傳，君子病之，然天下後世莫不知周有韓瞻目；清修《明史》號稱詳備，雖甬上四烈婦亦為之列傳，而獨於蒼水先生遺之，史臣之不職也，然天下後世莫不知明有張蒼水。蒼水先生，書生也。當明亡時不過一舉子耳，乃膽薪彌厲，氈雪自甘，義幟縱橫，凡二十載。其言曰：「所爭者，天經地義；所圖者，國恤家仇；所期待者，豪傑事功、聖賢學問。」漢之武侯足以擬之。顧其行誼，雖不錄於《明史》而見諸私家著述

<sup>[21]</sup> 錢忠介公集序，《約園雜著》卷四，頁16-17。

者美矣備矣！<sup>[22]</sup>

三書名列禁燬書目，其訪求之艱可想而知。如《張蒼水集》係族丈張讓三所贈，而後先生更廣收有八種之多。該集序言：「得先生遺集於其族裔張世倫，所謂海濱遺老高允權本者，殆其侍卒史丙所藏者歟，爰依歲月重為編次，更稽諸譜乘。」至於輯編《張蒼水集》過程，先生於跋語中言之綦詳：

當文網嚴密之時，士大夫明知收藏其集為不祥，而展轉傳鈔猶往往流布人間，考其最初之本，當即所謂傳之防守卒史丙者也。海濱遺老高先生允權嘗得其稿，為之跋云：「茲於其卒，幸購得公草而採薇，更幸為公手稿，復於降弁得公遺文，因彙錄成集。」是高氏此本為得之防守者，固確乎其可信焉。壽鏞蒐羅公集，歷廿餘年，先後所得不下十餘種，反復勘比，實以高本為最勝，鄧本為最詳，而致力搜校專且久者，厥惟張丈讓三。<sup>[23]</sup>

又如「壽鏞既得謝山所編《錢忠介公集》於張君伯岸，蓋即其嗣子濬恭所手鈔者也。大喜過望，書面題云：至親的友借觀拒絕。其時文網綦密，深懼速禍如此。」至親的友都無法借閱，更遑論刊佈流傳。先生輾轉經由友人抄錄得見，並由馮貞群一一校補，先生綜理全編，反覆勘比，始得出書，且為叢書所獨錄，足見珍貴。

文網綦密，以致書籍視禁燬之列，不見天日。若無後人極力保存，則以張煌言等忠義事蹟，優秀之作品何以傳至後世。先生以蒐羅鄉邦文獻為己任，並為其刊刻出版，以告鄉人，不僅延續鄉邦文化之光輝，亦為我中華文化保存傳世不朽之作。

### 3. 保存史傳不見之人物事蹟

《四明叢書》所收書以明清兩代作品居多，其中明人作品又以明末抗清志士作品為多。如陳忠貞、張煌言、華夏、宗誼、高宇泰、魏闢、毛聚奎等人，清初修《明史》時均摒除於史傳之列，故於正史無法得知其生平事蹟。《叢書》收編此類著作，先生於人物小傳中對其生平有較為深入之描述，又於序跋之中多所弘揚闡發，碧血蒼燐，光耀粉榆，望後人得悉，以為暮鼓晨鐘。其言：

古今豈獨一鄉之光哉，故遺事軼聞久付殘劫，蟲沙猿鶴豈僅東荒，有不見於

<sup>[22]</sup> 張蒼水集序，〈《約園雜著》卷四〉，頁20。

<sup>[23]</sup> 張蒼水集跋，〈《約園雜著》卷四〉，頁21-22。

正史者矣，有惡其害己而毀之者矣，不惟有明也，宋之際亦然。然則非一二抱殘守闕之書生，又孰從而傳之？夫歲寒，常也。國有國之寒，家家之寒，不幸而丁其厄焉，不忍其親而以身代，不忍其親為直道而死代之而不得出，九死一生以赴之，而卒如其願焉。天也，夫天不負人而人必有以承乎天，一陽初復而無忘乎冰雪之時，仁人孝子之用心，其趨一也，故不敢沒其親，必思傳其事，非惟傳其事而一時相與詠歌讚歎者，使子孫讀之，惕然於已往之艱難，而憤然於未來之刻勵，此亦魯之子孫無負周公事業之意也。<sup>[24]</sup>

先生有如斯想法，感念先人之遺澤，以忠孝節烈事傳千秋大業，故叢書蒐羅者，無地域種族之區隔，一以民族精神為號召，務祈「片羽吉光，無遠弗屆，斷圭殘璧，歷久彌彰，呵護於鬼神，收藏於孫裔，天人交應，自有其不敝者存。」先生致力於殘編斷簡之補葺，所求為永存先人精神。於 陳忠貞公遺集跋 云：

壽鏞之刻《四明叢書》也，求公之遺著不可得，於是以《續耆舊詩》、《旌忠錄》所載，及族裔曾望所錄輯為遺集三卷，附錄二卷，並述行誼著於篇端。有明末造，吾鄉士大夫殉國，公實為之倡，厥後張蒼水、王篤庵、馮篔簹、六狂生、五君子之徒，聞風興起，百折不回，視死如歸，故以公集弁於遺民之首，浩氣英光，萬古常新矣。<sup>[25]</sup>

又如華夏、宗誼、魏 闢 等人之小傳，先生以集古語之方式，匯集先哲事跡，以簡短文字概括其一生，古語之來源多為友朋或後人所撰文章，其中又以全祖望為文最多，而叢書中又收錄有《四明人鑑》、《海東逸史》、《甬東正氣錄》、《雪交亭正氣錄》等書，尤以《雪交亭正氣錄》為明末殉難之忠臣烈士立傳，《海東逸史》以紀傳體記載南明政權之興衰，十分珍貴，足以補史傳所缺。筆者以《明史》、《明人傳記資料索引》、《明遺民傳記資料索引》等加以查照，均無法同時得知人物生平。而《四明叢書》搜收南明遺民作品甚多，且為他書所不載，並佐以其著作匯集於一編，裨益於瞭解明末社會、抗清起義等情事。

#### 4. 廣收他書不見之年譜文獻

年譜乃編年以記載一人之生平事跡，為研究某人學問之入門，欲瞭解其人，必先以其生卒年歲，經歷遭遇而後讀其文，俾能有所斬獲。故吾人從事張壽鏞先

<sup>[24]</sup> 四明叢書第二集後序，《約園雜著》卷四，頁37。

<sup>[25]</sup> 陳忠貞公遺集跋，《約園雜著》卷四，頁15。

生之研究，必得匯收其資料，整序條理，依其年歲，列其事蹟，以暢為文之脈絡。

《四明叢書》收錄數種罕見之年譜文獻，解學者搜尋之苦，供參照考校之便。此等年譜資料，經先生盡力蒐羅，並與該著作，彙為一編，以先生收錄王應麟《四明文獻集》為例，而旁及其年譜竟有三種之多，且多為他書所未收。依王德毅於《中國歷代名人年譜總目》<sup>[26]</sup>所記載，王深寧年譜計有六種，其中民國以後之論文附錄有二種，清朝人物編著者四種，而叢書即收有錢大昕、陳僅、張大昌所著等三種，惟陳僅與張大昌本亦僅《四明叢書》輯入，足見先生哀輯王應麟資料之用心。<sup>[27]</sup>

又於明末遺民，尤以忠烈之士，其資料本難搜求，然先生不僅收錄著作，並將其年譜一併收編，以求完整保存，充分掌握該人史料文獻，俾學者尋訪之便，誠屬難得。全祖望所編之《張蒼水年譜》以及《張忠烈公年譜》即附錄於《張蒼水集》內，馮貞群所輯之《錢忠介公年譜》、馮可鏞與葉意深所編之《慈湖先生年譜》，皆惟有叢書收錄，為年譜史料之精粹所在。

先生不獨收他人所編著之年譜，且親力親為，於定川言行彙考言：「淳熙四先生惟定川之書獨罕見。」故於輯編《定川遺書》外，更於蒐索各項資料，條分屢析，分別綱目，進而將定川之行誼以編年大事紀之方式記錄之，此一作法亦當列為年譜，豐富史料，藉以彰顯其於當代對於四明地區之學術貢獻。

##### 5. 蘊藏人文民情與地方掌故

地方志為掌握一地風俗特色之第一手資料，然叢書所蘊藏豐富的地方掌故、人文民情，則更引人入勝。《四明叢書》中雖大抵以「見吾鄉世家忠義之盛」為主要內容，以儒家傳統忠孝節義之人事為收書之標準，然而，對於地方之特色，先生亦十分留心。會稽典錄序云：

談會稽掌故者，莫古於《典錄》。叔寧之作其談山川景物、朝章國故，更有其粲然者在即，人物亦不止此。<sup>[28]</sup>

<sup>[26]</sup> 王德毅，《中國歷代名人年譜總目》（臺北市：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1，增訂一版），頁118。

<sup>[27]</sup> 張壽鏞先生先君子嘉祿公，嘗言：「深寧學問豈盡心於文字者，蓋將以明道也。《困學紀聞》一書於君子小人消長之幾，人心風俗維繫之故，言之最切，吾是以致力於斯，汝輩誌之。」先生以深寧學問為先君子一生精神之所在，即刊刻《困學紀聞補注》。筆者以此為先生致力於收羅王深寧年譜之主要原因。

<sup>[28]</sup> 會稽典錄序，《約園雜著續編》卷五，頁7。

劉知幾《史通》言：「郡國之記、譜牒之書，欲矜其州里，誇其士族，如江東五俊，始自《會稽典錄》。」足見《典錄》於記載當時州里、士族之詳細。其他如《寧波府簡要志》、《四明他山水利備覽》、《甬上水利志》、《四明山志》、《四明古蹟》等，均記載四明地區之地理形勢，對於瞭解該地區之各種景致有其脈絡可尋。昌國典詠序云：

道光中，上元朱氏述之撰《昌國典詠》十卷，凡山峰、巖洞、石塘、地城、密洋、礁港、潭浦門灣、池州閘 與夫短蓬、鼎漏、白鹿、烏蜆、蟹醬、章舉 紫菜、瓦瓏、柱海扇之屬以及亭堂、樓宅、山房、齋軒、舍處、祠廟、觀寺、墓處無所不詠，都為七言，詩二百二十有一，嗚乎可為詳贍典實也已。世或鄙歌詠小道，余覽此編為喟然久之，古者學無不切於世用，故無無本之學，無無用之書，山川地理，《尚書》以之風俗習尚，《三百篇》以之物產土宜，《周官》以之人物臧否，《春秋》以之運其思以效於用，變化無方，唯適之宜者，尤大易之妙用也。此編雖小道，可以見大用焉。<sup>[29]</sup>

先生對於讀書致用一事，於此小處可盡觀矣。他如《四明詩幹》收錄上起周代，下至唐朝之四明詩作，有女子、有釋子、仙、神、鬼之作，甚為新奇；而《四明人鑑》則收錄有漢初大里黃公迄明末諸忠孝節義之士、節女等計 132人之事蹟，且多有圖像襯之；而第九、十集擬目中尚有先生所編之《四明經籍志》、夏啟瑜所編之《四明經籍提要甲集》等未刊書，均提供掌握四明人文風貌的寶貴線索。

地理風俗，足以見一地之人風、物產，尤以地方掌故、民情，非親身經歷者難以翔實，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叢書》所輯者，多足以瞭解該地區人文特色、地景風俗，為後學研究當地之歷史、文化等沿革提供完整資料。

## (二) 由序跋見其文獻價值

夫《四明叢書》每集必有總序、後序；一書必有一序，而後有跋，如有《四庫全書提要》者，則冠於首。所以明著書之本原意涵，撮其指要，其作法鉅細靡遺，於先賢學術淵源，思想傳承，抑或闡明該書之宗旨，表揚先人事蹟，甚至於對典籍之考證、駁讎之原委等，於序跋中隨處可見。《四明叢書》凡例：

每種卷首或題以序簡，末或附以跋或既序又跋，以闡作者立論之大凡，與夫

<sup>[29]</sup> 昌國典詠序，《約園雜著續編》卷五，頁22-23。

昔賢訂證之苦心，並誌友朋贈遺之雅意。

《四明叢書》之序跋方式，為歷來叢書所未見。各集總序中以「集古語」呈現，其意乃在蒐羅各家之品評，以此介紹所刊印之書籍、撰人，一來對於撰人之生平有客觀陳述，同時傳達作者考據之用心，而以「集句」方式以為序，頗有孔子「述而不作」之意。各集之後序，先生即以明其心志為主，述編纂用意、過程以及付梓後之期許。而其寫作之體裁，有古文、有賦體、有詩作，得見先生學文不限一格，及其內涵之闊廣。各典籍之前後序是《四明叢書》中最具特色之內容。此種為所哀收之每一種藏書撰寫序跋之編纂體例為一創始，況以《四庫全書》標榜「綜群書之淵海」、「集藝苑之大成」之綜合性大叢書，皆亦非書書有序跋。先生以序跋作為敘學術流變，考據典籍之篇卷，補葺闕誤，並言著錄之詳審，闡發「作者立論之大凡」，「昔賢訂證之苦心」，立意明確，誠與先哲同心，弘揚學術。

### 1. 考述作者，以知人論世

欲知一書一人，必究其時代背景，深入考證，方不致人云亦云，以劣書糙說影響所學，更遑論以刊書啟牖後學，則更應詳細考訂，據以知人論世。張壽鏞對於叢書所刊刻之內容，均詳細說明其校勘之經過，尤其是作者，在甄錄的標準上是「先品其人，再品其書，若為奸佞，則不予收錄。」縱使該書極為珍貴，不明作者身份，不知其人品為何？則不入叢書之列。叢書於各集總序中簡敘作者之行誼風範、為學精神、著述風格等，又於各書序詳述之，即可知一書作者之必要及其重要性。《任子》一書冠於叢書之首，乃先生寄「以見吾鄉學問淵源之所自，且寓亂極思治之意。願吾鄉人士水不奪濕、火不奪熱、金不奪重、石不奪堅，以守先生之教，推而治己治人焉。」之意，然而其中經歷的考證過程，《任子跋》說道：

《吳志》引《會稽典錄》，文章之士立言粲盛，則御史中丞任爽曄，若春榮是非，《魏志》注之樂安任嘏明甚。王十朋《會稽賦注》及《乾道圖經》引《會稽典錄》作任奕，與唐馬總《意林》合，餘如王阮《昌國志》、羅濬《四明志》及袁楠《四明志》載王尚書《七觀注》，並引作任奕，惟高似孫《子略》載梁庾仲容《子鈔》作任弁，弁與《吳志》注之爽字皆奕之誤，從無誤作任嘏者。而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子有《任子道論》乃改題魏任嘏，謂《意林》任奕是任嘏之訛。洎定海黃傲季作《子敘》始辨《任子》與《任子道論》為二



書。《任子道論》任嘏作其言出道家，《任子》任奕作其言出儒術，實我鄉著述之冠冕。凡馬氏從《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輯得者皆刪之而錄其存於《意林》者，蓋碎玉斷圭，與其賡而多，毋寧真而少也。<sup>[30]</sup>

作者幾經詳細比對，以其思想及著作反覆應證，誠如先生所言：「與其賡而多，毋寧真而少也。」唯有具備芟蕪存菁的能力，方能使叢書刊刻，成為一有意義之事。又《鼠璞》一書著錄於《四庫》及《百川學海》、《格致叢書》等叢書中，然而卻無人知道該書作者戴埴究為何處人士？歷來讀者不求甚解，不知據著作以論其人，而使其學行為世鮮知，「余讀陸氏《儀鄭堂題跋》更證諸王伯厚《桃源世譜》，恍然於相傳為桃源人者，即吾鄞之桃源鄉人也。」<sup>[31]</sup>進而發現前人皆以戴埴為宋季隱君子，殊不知其人宏巖敦篤，其論說《周易》媲美王應麟《困學紀聞》，而忽略其地位。於此，考據作者之重要不言而喻。而於辨證的過程中，除增添一己對歷史人物的深刻認識外，更可糾正錯誤或提出不同的見解，先生於四明文獻集序 中即對《宋史》本傳對於王應麟的批評提出質疑，其言：

先生學行盡在《困學紀聞》，汝其誌之。忽忽四十餘年矣！先公補注者尚未及刊，而重刊先生文集，先生之出處其自所為墓志言之詳矣。乃《宋史》載先生晚節失實，考宋亡時，先生先以東歸，載在本傳，宋社既屋，杜門里居，肆力撰述，從游之士於是始眾，所著書多成於鼎遷之後，然則所謂棄位而遁，以辭服於賊者，皆小人之淫辭也。世安有蒙媿恥求活之王深寧哉？不解《宋史》何所據而入傳，且先生早歲以博學宏詞自詭，既乃究心天下得失，大事既壞不可收拾，猶疏陳十事，期挽救於萬一，既明知必無可為，始浩然歸去。重理舊業，五十而學易，垂老而著書，以遺民終，豈復有可疑？竊謂使先生文集盡見於世，必有足以昭示萬祀者。<sup>[32]</sup>

范文正公年譜序 中提及：

蓋寡玫瑰先生為公年譜頗詳密，公迂呂夷簡事歐公，作墓志述記最真，今傳本已逸，蓋出堯夫刪節，而此譜記之殊詳，則亦宋代黨禁之史實也。余既取此譜校刊之，復刺取公軼行載之篇端，以見事功必原於學術，學術必原於師承也。至年譜補遺稽諸清 四庫存目，謂不知何人所作，而元天曆戊辰范氏

[30] 任子跋，〈《約園雜著》〉，卷三，頁4-5。

[31] 鼠璞序，〈《約園雜著續編》〉，卷二，頁21。

[32] 四明文獻集序，載於：《約園雜著》卷三，頁14。

歲寒堂刻本已著之，且有八世孫國儻識於年譜補遺之後，是為天曆以前之作可無疑也。明萬曆戊申毛一鷺刊范集竟題曰：「毛一鷺彙編」，其冒焉可知，且毛一鷺，魏闖黨也，張溥作 五人墓碑記 所謂大中丞撫吳者，又曰吳之民方痛心焉，即斯人也，何得以其名污文正公乎，讎校所及並發其覆。<sup>[33]</sup>

上述記錄即可看出先生對於史實以及作者之考證所做之鑽研，誠考述作者，為臧否人物之依據，知人所以論世，一則可以確立學術淵源，思想承傳的道統；一則可以表彰文人潛心問學，淑世淑民的襟懷。

## 2.敘述校讎原委，提供刊刻善本之來源

葉德輝：「版本之學，為考據之先河，一字千金，於經史尤關緊要。」書籍在流傳的過程中，因為各種因素而產生了不同的版本，這些版本又決定了讀者所得是否為正確的知識，是以歷來學者斷斷於版本之學。校勘是藏書整理之重要環節，亦為藏書品質之重要指標，向來藏書家皆視校勘為藏書之必要條件，甚或有專門著述論及校勘之重要性。<sup>[34]</sup> 足徵唯有通過讎校之藏書，堪稱精良之典籍，否則成為「麻沙本」，耽誤學子，更是貽笑大方。先生相當注重典籍之勘校，他與馮貞群均為當時著名之藏書家，對於典籍蒐羅廢寢忘食，尤以馮氏長於考訂，與先生互相切磋，所得極多。於校讎經過，所據版本，先生詳細敘述，如於 楊氏易傳跋 中說道：

余從文瀾閣鈔得《楊氏易傳》，既付刻矣。適馮君孟顥藏有明刻本，因請其覆校。明本序者蔡國珍也，時為乙未上月人日，據《明史》傳，乙未為萬曆二十年。國珍字汝聘，奉新人，贈太子太保，諡恭靖，素以學行稱，而清操為時望所屬。於是孟顥既補錄其序言，更為補寫其目錄，益之以慈湖之象，黃南山、李堇山之象贊，凡原書闕者補之，訛者定之。余得之大喜，因命梓人一一重修，並刊其校勘語以誌孟顥讎校之勤且精焉。<sup>[35]</sup>

對於所鈔之書，若有其他版本可資參校或委請他人覆核，絕非囫圇吞棗為之。「蓋與其贗而多，毋寧真而少。」而確實達到「考鏡源流，辨章學術」之目

<sup>[33]</sup> 范文正公年譜序，《約園雜著》，卷五，頁10。

<sup>[34]</sup> 孫從添《藏書紀要》，葉德輝《藏書十約》等，對於藏書之校勘有專論。而宋鄭樵有《通志·校讎略》，明代學者胡應麟更以校讎辨偽，而清代學者對於明人的喜妄改古籍之弊病，特別注重校勘，糾正訛誤。

<sup>[35]</sup> 楊氏易傳跋，《約園雜著》，卷三，頁11。

的。故輯編《四明叢書》，先生矻矻於版本之選擇，無論所獲版本為何，均詳加比對，務求所刊為善本。尤以鈔本部分，更是肆力錄副，而為《四明叢書》收書之特色之一。如言《雪翁詩集》之版本由來：

余得《雪翁詩集》於張君冷僧，冷僧得之於魏君友枋。友枋，雪翁之後裔也。鈔本自序既題雪翁，而昔賢堂均作雪巖堂，與相傳作昔賢堂者異。然詩集中詠昔賢堂者亦屢見，今仍其名曰雪翁，《詩集》惟昔賢堂作雪巖者為之更正。取伏跗室鈔本更參以《甬上耆舊詩》校補之，而忻君紹如復得謝山選耆舊詩，採錄之原本五言古一卷，互相斟酌，益臻精審。紹如復告余曰：「謝山撰 萬編修經神道碑 有云：『雪竇山人之集為人所得冒，以為先人之作。』公購而正之，並訪其南屏埋骨之所，詳《鮎埼亭集》，然則是集之存，固由魏氏後裔珍藏弗失，而九沙當日鄭重鄉邦文獻，收拾先烈著述與遺骨並重，其功亦不可沒矣，因表之。」附錄一卷，馮君孟顛輯也。憶癸亥余在杭州既得斯鈔，即囑陸君鼎元謄寫副本，復倩譚君景綸細校，藏度幾十年矣。<sup>[36]</sup>

自古以來，藏書家以鈔書自課即為一種風氣，渠等竭盡畢生精力，就是要鈔一部善本，同時，亦以抄錄為手段以取得難以收藏之珍本秘笈，為藏書增添光輝。孫從添《藏書紀要·鈔錄》言：「書之所以貴鈔錄者，以其便於誦讀也。歷代好學之士，皆用此法，所以有刻本，又有鈔本，有底本。底本便於改正，鈔本定期字劃。於是鈔錄之書，比之刊刻者更貴且重焉。況書籍中之秘本，為當世所罕見者，非鈔錄則不可得，又安可以忽之哉。從未有藏書之家而不奉之為至寶者也。」葉德輝將此一補強作用之功能說得明白：「舊書往往多短卷，多缺頁，必覓同刻之本，影鈔補全。或無同本，則取別本，覓傭書者錄一底本，俟遇原本，徐圖換抄，庶免殘形之憾。」「淳熙四君子」中的袁燮有一部講解《尚書》的《絜齋家塾書鈔》，此書明代尚存，至清初朱彝尊撰《經義考》時，則註記「未見」，先生從文瀾閣中鈔得，並於該書序言：「清修《四庫》，宗朱而抑陸，凡治陸學者，目為金谿一派而歧視之，獨《絜齋家塾書鈔》則稱其發明本心，反覆引伸，能暢其師說，而於帝王治跡，尤參酌古今，一一標舉其要領。」<sup>[37]</sup>可見此書之學術價值，而先生於序文中不僅說明版本由來、學說旨要，更申說其雖非完書，而

[36] 雪翁詩集跋，《約園雜著》卷四，頁19。

[37] 絜齋家塾書鈔序，《約園雜著續編》卷五，頁9。

包舉經史，由淺入深，修己用人宜也，可以見先生之心，可以觀古今之變。然現在僅有《四庫全書》與《四明叢書》收錄這部從《永樂大典》輯出的十二卷本《絜齋家塾書鈔》，且叢書中還增添「附錄」一卷。而 范文正公年譜跋 中記載年譜之版式行款，鏤版時代及版次，條理清晰，助讀者知其脈絡。言：

（前略） 自乾道而淳熙而嘉定，實一刻而再修，天曆亦從此出，故行款未變。《文正集》，宋刻傳世者，自《丹陽集》之外，蓋皆江西刻矣。余於己巳冬得宋刻《范文正公集》，即第三次嘉定重修本也。其別集四卷取張冷僧贈我影寫清宮舊藏宋刻本校對，斷板爛字一一符合，殊可寶也。 （中略）毛一鷺於萬曆戊申為松江府推官時曾編刊范集，伏附室所藏《年譜》及《年譜補遺》為毛刻全集之零種。毛刻於年譜第二行題重校，而重校云者，既謬誤百出。於《年譜補遺》第一行竟題曰彙編，且直冒他人著述為己有。余刻文正公年譜，先見者為毛刻本，嗣取康熙歲寒堂本勘比之，錯訛甚多，一一校正。而《年譜補遺》一卷定為天曆以前人士所作抑或即為玫瑰所補，未可知也。何物一鷺敢冒而取，余因序文正年譜既發其覆，更就《范文正公集》刊刻之先後，及余得宋刻之可寶，與夫邵亭所考者更詳言之，以見欺世盜名者，日久必敗，而讎校之學不能不盡心焉。<sup>[38]</sup>

先生於欣喜獲《雪交亭正氣錄》寫本時，發現其錯簡既夥，即與馮貞群共為讎校，補正闕誤，「此本為隱學未定之稿，即其書名復多不同，獨《續甬上耆舊詩》作《雪交亭正氣錄》十六卷。」校訂書名者又有高閔之《春秋集注》，《宋史》作《春秋集傳》，乃《宋史》之誤，先生考樓鑰所作 春秋集注序 以及陳直齋《書錄解題》，正名為《春秋集注》，以還著者本意。先生尚取《程子遺書》所錄與元鄉儒程端學所引用者，一一校對，改正《四庫全書》本之誤，別為校勘記。又如桂萬榮《棠陰比事》二卷，先生採用「木樨山房活字本校知不足齋鈔本」，張元濟於編輯《四部叢刊》時即在該書跋提到：「此為不足齋鈔本，通體經鮑以文親筆校正，並附校語，得此名蹟，雖非宋刻，亦其亞已。」然先生之跋語言：

《棠陰比事》一書世不多見，余既借伏附室馮氏所藏臨汝桂氏活字本付諸梓矣，桂氏本乃據蕘圃黃氏得諸試飲堂顧氏而為傳是樓舊物，金陵朱氏為之景刻者也。近於李君調生處見《四部叢刊續編》所印知不足齋主人鮑以文筆校

<sup>[38]</sup> 范文正公年譜跋，〈約園雜著〉卷五，頁12。

鈔本，更藉以覆校兩本，各有佳處，爰為訂定，間有兩本均誤者，悉為校正，費十日之力乃竣閱者，試取而對勘焉，知余於斯編非泛泛焉重刻也。<sup>[39]</sup>

版本之學，自乾嘉以還之學者，「咸視為身心性命之事」。<sup>[40]</sup>張之洞亦言：「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先生堅持「言必有據」之治學態度，體現《叢書》編纂之宗旨，「每刻一書必取諸善本參校，互異之處，擇善而從。」無論於鏤刻年代之遞嬗、或於錯簡訛誤之辨證，或正名、或輯補，先生均苦心經營，精審比對、讎校，從中發現差異、損減，進而增補，使其完璧，提供將來刊刻所據。

### 3. 記錄輯佚典籍之過程與成果

叢書之編輯乃將散於各處之文獻彙為一編，裨益於學者之檢索。相對地，輯佚前人作品，不僅發揚先哲精神，又以其著述津逮來學，一以傳承學術文化，一以保存史料文獻，洵為一重大之歷史使命。先生孜孜以求，以輯佚之方式彙理為數不少先哲遺著，務求吉光片羽能顯於世。

《四明叢書》第一集中刊有《虞秘監集》四卷、《賀秘監遺書》一卷及《外紀》三卷、《豐清敏公遺書》六卷。先生於虞秘監集跋言及彙輯虞、賀二公遺書，為大快人心之事，並敘述輯錄之依據及過程：

余年逾冠，與陳君季衡會文於月湖煙嶼樓，縱談鄉先生遺集，於唐不見虞賀二公，咄咄怪事，他日當採取僅存者，彙為兩秘監集，刻諸鄉先哲遺書之首，洵大快也。虞集本以清《全唐文》及《唐百家詩集》之虞集為藍本，今按《百家詩》之虞集，為題二十一，而谿上詩輯所採，為題十四，《蛟川詩繫》所採，為題三十六，《蛟川耆舊詩》為題十，《四明詩幹》為題三十，今依《百家詩》本而參以各本，得三十一題，詩之存者如此而已。文與賦則《全唐文》搜之盡矣。為《舊唐書》傳所錄 聖德論 有目而辭不見，隴右山崩 及 天見彗星之對 未經編入，為之補焉，爰輯為三卷，附錄一卷，都四卷。考秘監文集原三十卷，所見者十未得一，留此毫芒，藉存概略。<sup>[41]</sup>

[39] 棠陰比事跋，《約園雜著》卷五，頁15。

[40] 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一（臺北：文史哲，1990），「古今藏書家紀版」條：「蓋自乾嘉至光宣百年以來，談此學（即版本學）者，咸視為身心性命之事，斯起長恩有靈歟？何沆瀣相承，不絕如是也。」頁7-8。（總頁37）

[41] 虞秘監跋，見《四明叢書》第一集。（大典本，第一集第一冊）

第二集中《孫拾遺文纂》一卷及《外紀》一卷，《陳忠貞遺集》三卷及《附錄》二卷，《宋季忠義錄》之補錄一卷。第三集，先生為《六藝綱目》撰寫《校勘記》，而於《寧波府簡要志》中更為作者纂述《南山著作考》。於第四集中，淳熙四君子即有《定川遺書》二卷及《附錄》四卷，其言：

淳熙四先生皆傳陸學者也。楊慈湖、袁絜齋，鉅製煌煌，垂諸百世。舒元質之文猶賴梨洲搜得殘稿二卷，獨沈定川之書罕有存者。不惟其書不存，即其言之可考者。絜齋之行狀、《言行編》，平園之墓碣尚已，而墓碣則於卒之歲月復誤。《言行編》之錄，與沈氏家譜者，世多未見焉。謝山增補《宋元學案》，別為之傳，可謂精審矣。王梓材臚軒有補葺《沈定川文集》，今皆未之見，因就搜羅所及，輯《定川遺書》二卷，附錄四卷，而以《言行彙考》併入附錄中，更因編遺書而得絜齋遺文鈔，而《定川言行編》全帙在焉，書出有時，願同志廣之。<sup>[42]</sup>

先生先後由袁絜齋所撰之行狀、《宋元學案》、《宋元學案補遺》、《鎮海縣志》、《寶慶四明志》等書中，以其著述輯為《定川遺書》。又於《朱子文集》、《至正四明續志》、《定川言行編》、《宋史》、《延祐四明志》、《鄞縣志》、《鄞志稿》中檢友人撰述、傳記等史料，並以先生所編著之《定川言行彙考》為附錄四卷，其蒐索之勤，於彙考之鉅細靡遺可見。於楊簡，先生撰有《慈湖著述考》附於《遺書》之後，附錄序言 說明編輯來由：

壽鏞謹按《慈湖遺書》附錄三則，《續集》附錄四則，《補編》附錄九則，《年譜》更詳載慈湖遺聞軼事。王臚軒著《宋元學案補遺》又著附錄三十六則。（原注：前十一則多取錢融堂行狀語）李穆堂著《陸子學譜》，楊文元公行狀之後，綴以書問雜記，《慈谿縣志·書院門》，又載 慈湖書院記，自宋泊清，名作薈萃，皆足翼贊心學。湛甘泉著《楊子折衷》一書，名曰《折衷》，而多偏見，豈書廣平，所謂不知者，徒生矛盾者耶。清修《四庫》，意在尊朱，凡講陸學者皆辭而闕之，更不足責矣。慈湖之學之傳若袁蒙齋、陳和仲、桂夢協、童杜洲、李希大、劉子固，求之吾鄉，不尤賴是數子乎，因刪其重複者而編新增附錄。<sup>[43]</sup>

[42] 定川遺書序，載於：《約園雜著續編》卷二，頁17。

第八集雖於先生捐館之後始出版，然而在其中仍有為《舒懶堂詩文存》所輯之《補遺》、《附錄》各一卷。第九、十集擬目則有先生耗時五年整理之《四明經籍志》。而馮貞群所輯且編入《四明叢書》者，計有《春酒堂遺書外紀》、《馮侍郎遺書》、《王侍郎遺著》、《馮王兩侍郎墓錄》等。於此輯佚書之各書序言中，不僅得見輯佚之依據、過程，更得作者生平事蹟、思想淵源，使鄉人著述因而傳世，貢獻最偉。

#### 4. 錄載近代學者之事蹟及著述成果

《四明叢書》收書多近代人物著作，先生於序跋中，除記載人物生平外，也記錄不少近代學者鑽研學術之成果。如 吞月子集 云：

顧謝山先生謂先生（毛聚奎）詩古文詞皆崛奇，其宗人不能為之收拾，竭力求之，卒未得，乃余小子竟得之，其喜何如！爰就舊鈔略微編訂分為三卷，益之以《續耆舊詩》所輯詩二首，《甬東正氣集》所載 異獸傳 ，即 孽狐傳 也，凡文七十五篇，詩六首，忻君紹如、馮君孟顛為校勘，付梓以傳吞月子之文，庶乎爭光日月矣！<sup>[44]</sup>

所載為彰顯忻紹如、馮貞群等人之校勘成果。馮貞群於輯編《四明叢書》，厥功甚多，除協助先生校勘外，更將其藏書、輯佚書等提供與先生，充實該叢書之內容。先生於序跋中經常流露出對其盡心協助之感謝，常以「孟顛助我尤多」或「刊其校勘語以誌孟顛讎校之勤且精焉」稱許之。經馮氏整理，輯收於《四明叢書》者，有唐賀知章《賀秘監集》、明周容《春酒堂遺書》、明馮京第《馮侍郎遺書》、王翊《王侍郎遺著》、明黃潤玉《海涵萬象錄考證》等，而叢書中所收錄之典籍亦多有以馮氏「伏附室」之藏書校補，明錢肅樂所撰《錢忠介公集》、魏闢《雪翁詩集》等，先生於序跋中皆有紀錄，讀者可由序跋中瞭解近代學者讀書、藏書、著述的歷程。陳漢章《孔賈經疏異同評》，先生序云：

昔馮山公 送萬季野之京師序 云：『經術之亡，不亡於厭薄者而亡於緣飾者，然尚賴世有老師、大儒窮年樸學，心知古人之意，行己尺寸，而特惜其抱雌節而不鳴於世也。』壽鏞於象山陳伯弢亦云：「伯弢今世之老師也，不幸死矣，豈惟壽鏞有交游零落之感，而當風俗敗壞，士有市心，緣飾為工之

[43] 慈湖遺書新增附錄序，見《四明叢書》第四集（大典本，第四集第一冊，頁487）。

[44] 吞月子集序，《約園雜著》，卷四，頁27。

日，失此宿儒，更安得不為斯世惜哉！」伯弢著述甚富，他日輟學堂，鉅著風行天下，其學傳而其人不死，故不必為故人悲。獨念壽鏞自始輯鄉書，伯弢示我四端：一曰甄錄，二曰蒐輯，三曰彙編，四曰辨訂，累千數百言，俾遵而循之。積年往返，遺墨俱存，所以策勵壽鏞者備至，風義在師友之間久矣。每有所得輒以相告，如象山《明應侍郎遺集》、《姜白巖先生遺著》是也，今皆未及見而遽死矣。嘗云：向年於學案校補頗多，如見王氏書可以無作。壽鏞刻王臚軒先生《宋元學案補遺》成，而伯弢亦不及見，此則益為悵然者也。伯弢有子，而弟子著籍者尤眾，其遺書之流布自有仔其貴者，且非一鄉所得而私也，然往者嘗以輟學堂經部《孔賈經疏異同評》與史部稿《歷代車戰考》視壽鏞矣，因取《孔賈經疏異同評》刻入《叢書》第七集，而以選刻鄉書商榷書附之，是區區者何足盡伯弢，顧其窮年樸學於此可見，且聊誌吾兩人夙昔相與之雅云爾。<sup>[45]</sup>

陳漢章（1863-1938），浙江象山人。為歷史學家，於北京大學任歷史教授，達16年，著有《中國通史》、《孔賈經疏異同評》等。於輯編《叢書》之始，即以編輯四明叢書商榷書與先生商討，先生從其建議，收穫頗多。又容膝軒詩文集序言：

王友萊先生，父執也。壽鏞自弱冠時望見顏色，而以未能親炙其道德文章為憾。雖然嘗聞諸先君子矣，先君子曰：吾儕好學，無有如友萊者，友萊能拒人之所不肯拒，能受人之所不能受，性好靜，豪華之地固避之。若浼即相得之師友同居一城，夫先生之所述悉中今日學者之弊，故先生之文典雅詳贍而一歸於清正，且以文傳人，以人傳事，以為文非虛作，則萬季野之用心也。乾道以後，慈谿鄭氏喬遷或可與匹，他無能及也。以其學言泛覽於經史，尤精於《漢書》，既補注之而心以為未足，然已行世矣。其於鄉先生之書，尤拳拳思有以網羅之，即如《曹放齋詩說》，嘗先壽鏞而輯之矣，沈端《憲家集》五卷，嘗惜其書不傳，僅得其規，友人詩云：「為學未能識向背，讀書萬卷終亡羊。」已大可見師門宗旨，而壽鏞幸輯有《定川遺書》，倘亦先生之志乎。嗚呼，聞道有早暮，壽鏞何人，何敢言聞道，而先生之聞道先於壽鏞者，乃得承其緒焉，不大幸乎哉。壽鏞以斯文如星辰日月，宜常照耀於

<sup>[45]</sup> 孔賈經疏異同評序，《約園雜著續編》，卷五，頁29-30。



世，於是滌庵會合親朋，肩任傾資十萬以上重刻之，是足慰先生於九原。<sup>[46]</sup>

《叢書》中又收錄有忻紹如《鶴巢文存》、趙萬里《宋本樓鑰玫瑰集校記》等，於其序言足徵收編原委，作者立論大意，以表彰近代學者「學以載道」之為學精神，亦可由字裡行間窺見先生交游情況，瞭解其選錄著作之準則。

#### 5. 提供研究張壽鏞學術思想與生平的資料

壽鏞先生為一博聞強記之學者，其於史學、經濟、朝章典故、版本、目錄等多種學問，都深有造詣。於《四明叢書》收書之序跋中，有其為學心得，不僅可藉此探討其治學態度與方法，亦為將來作傳記、年譜或編年表、學案等之重要資料。

先生治學不墮墨於一家，「研究學問不可存有門戶之見」、「是非不在一時而在千古」，「廿五史中是是非非不知多少，全在論世知人，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孟子能看破書之誤人，故能做此語。」是以研究學問，力求獨立思考，注意學問的系統、師承與實用，以此態度治學，即能從短短數十字內，循本溯源，提供治學之門徑。故於序跋可知，治史不得不讀《史略》，蓋該書「其文辭簡約，引據精核，多載逸書，實為讀史家不可闕之書。」又於雪交亭正氣錄序言：「雖婦女、方外靡不傳之，其顯微闡幽，實為一代忠義所託命，足補史乘之闕。」即知欲得明季死難烈士，此書可為輔助。

一如段玉裁言：「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訛不漏之難也，定其是非之難。」<sup>[47]</sup>購得《范文正公別集》時，先生曾一一比證，欣喜於所得為善本，與友朋縱論，喜而不寐。孰知在訪求書籍的過程中，又見他本，幾經考校，才發現「所謂宋刻本者，蘇軾敘之後，而有挖改痕跡。蓋天曆本於蘇敘後有「天曆戊辰改元褒賢世家重刻于家塾歲寒堂」篆字木記，而冒宋刻者去之者也。」<sup>[48]</sup>一書越十數年方定其真偽，無怪乎先生感嘆於「書賈作偽之巧，可惡亦可奇。」縱使為天祿琳琅所存，亦不免為偽作，一經辨正，先生對於藏書年代之勘定，更為謹慎。其書載此事，不僅記錄尋書過程，更重要的是提醒學者，「讀書宜求善本」。又於寧波府簡要志跋中論及明代黃潤玉取楊實成化本《四明郡志》刪改而成，楊次

<sup>[46]</sup> 容膝軒詩文集序，《約園雜著三編》，卷六，頁9-10。

<sup>[47]</sup> 段玉裁，與諸同志論校書之難，載於：《經韻樓集》卷十二。

<sup>[48]</sup> 范文正公別集跋，《約園雜著三編》，卷二，明鈔、精鈔本、稿本藏書題跋，頁28。

莊未見其書而循戴說，先生取《楊志》與《黃志》對勘之，具有十證之誤，駁斥戴、楊二家對於《寧波府簡要志》乃節刪成化志而來之謬說，言及：

兩志相校獲此十證，雖其記載詳略之處互有異同，而《黃志》體例明覈，記載謹嚴，自勝一籌，徒以意存《簡要》，遂不免有去取，且出書較後，又經其孫存吾續有所纂，至後人疑其節刪《楊志》而成，試取兩志合觀，即可知此說之不確，或為兩志告成年月相距無幾，各不相謀，先後成書，如服鄭之注，左傳其先例也。<sup>[49]</sup>

其對於版本之重視，又可以此為證。先生嘗自述：「自中年擇交最慎，但自覺黑白太分也。」此一黑白分明正凸顯其耿直的個性及其思想理念，且與叢書收錄明人之作計有52種，而於明季殉難諸賢之作即有五分之一的比例上看來，正可相互應證。《叢書》編纂正值抗戰烽火曼漶，先生欲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與四明諸君共勉，於繕寫序跋時，除敘述訪求經歷、抒發胸臆，更著重於歷史背景的描述、諸烈士之思想轉承，刊佈之用意等，務祈人民曉諭「斯世雖亂，吾心不亂」，以振奮人民戰鬥的精神，勇敢迎接動亂的世代。 管天筆記外編序：

孟子：邪世不能亂。 若夫以陽明為霸儒，未免門戶之見，以李卓吾為盜儒，則見其間道之嚴矣。先生（王右仲）生當明末感憤國事，以 武王伐紂為報父兄之讎 諸篇首其意可知。臣盡愚也，天下治矣！尤太息於巧宦者之多也，更言有志忠君孝親而嘗借助於朋友，朋友之倫與君父並列而無軒輊，則其望諸聲氣相應者又深也。嗚呼，今之世內憂外患之迭乘與明之季無異也，天理泯而人欲肆，儒學之墜，誰其拯之。余既刊先生《筆記外編》，因特採其言之尤粹者，以弁諸端為邦人告。<sup>[50]</sup>

讀者可由序跋中體識先生對於典籍之用心，更可抽絲剝繭地明白先生謹嚴有序的治學方法，忠肝義膽的愛國精神，還可瞭解在混亂的時代中，先生時以借鄉哲著作澆心中快壘，時以洞觀時局寓人生經歷，其篇篇皆蘊含著有無限之哲理，不僅提供後學立身處世之繩矩，亦為探究先生學術思想閭奧之所在。

[49] 寧波府簡要志跋，《約園雜著》，卷五，頁23。

[50] 管天筆記外編序，《約園雜著》，卷三，頁20。

## 五、結語

《四明叢書》所收書計 178 種，1,173 卷，倘以所編第九、十集擬目，合計 205 種，1,293 卷。時代涵蓋廣遠，自漢晉洎民初，內容兼收四部，序跋兼有、體例完備。於收書補苴罅漏，博考精校，具有網羅清廷禁燬之書籍、保存史傳不見之歷史人物、廣收他書不見之年譜文獻，更蘊藏豐富的風俗民情風貌等特點，足以表彰先哲，且發揚鄉邦文獻之精神。

一般叢書之序跋，大抵有「無」、「偶有」、「大部分有」、「全有」等情況<sup>[51]</sup>，然鮮少有「全有」序跋之叢書，而《四明叢書》每集均有總序跋，且於各書之序跋，總計超過 172 篇以上，幾近完整，可以「全有」稱之。而其序跋，敘學術流變，言校書原委、考典籍篇卷，以提供善本，啟牖後學；又紀錄其治學方法與心得，足資典範；載錄近代學者之著作與事蹟粲然可觀，誠為學術研究以及訪求鄉邦政治、文化、歷史、風俗民情等最為可貴之資料。誠以先生用心於鄉邦文獻之蒐集，貢獻全副精神於編刊《四明叢書》，使該叢書具有文獻及學術之價值，其「地方叢書翹楚」之美譽，絕非虛名。

## 參考文獻

- 丁良敏。《四明叢書》考評，《圖書館研究與工作》第二、三期，（1991）。
- 丁原基。《清代康雍乾三朝禁書原因之研究》，（臺北：華正書局，1983）。

<sup>[51]</sup> 林照君，「郡邑叢書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第四章 郡邑叢書的特色與價值 中提到：編者所寫的各書序跋可以讓我們瞭解編者之用心，一般而言，若附有《四庫全書總目》，編者的序跋往往簡略，甚或沒有序跋。臺灣可見的 55 部郡邑叢書中，其編者序跋有「全無」、「偶而有」、「大部分有」和「全有」等情形，內容則有「編刊過程」、「該書簡介」、「版本源流」、「校正辨偽」、「作者生平事跡」、「所據版本」、「心得感想」等項目，尤其是書評、目錄版本、學術觀點、其他見聞等，都是其他本子未必能提供給讀者的東西。又說：所收書全部或大部分有序跋者，有《浦城遺書》、《臺州叢書》、《嶺南遺書》、《涇川叢書》、《金華叢書》、《永嘉叢書》、《樵李叢書》、《紹興先生遺書》、《常州先哲遺書》、《京口掌故叢書》、《橫山草堂叢書》、《吳興叢書》、《金陵叢書》、《雲南叢書》、《豫章叢書》、《虞山叢書》、《關隴叢書》、《黔南叢書》、《屏廬叢刊》、《續金華叢書》、《敬鄉樓叢書》、《四明叢書》、《關中叢書》、《廣東叢書》等。其中又以《嶺南叢書》、《永嘉叢書》、《紹興先生遺書》、《常州先哲遺書》、《吳興叢書》、《敬鄉樓叢書》、《四明叢書》、《關中叢書》等的序跋較為突出，對讀者為學的幫助較大。

- 王雲五主持。《續修四庫全書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王德毅。《中國歷代名人年譜總目》，（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1）。
- 任繼愈主編。《中國藏書樓》，（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1）。
- 吳哲夫。《清代禁燬書目研究》，（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出版，1969.8）。
- 李春光。《古籍叢書述論》，（瀋陽：遼寧書社，1991.10）。
-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臺北：華世出版社，1979.10）。
- 周有光。 懷念敬愛的張校長——讀俞信芳《張壽鏞先生傳》，《群言》，（2003.6）。
- 昌彼得、潘美月。《中國目錄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10）。
- 俞信芳。《張壽鏞先生傳》，（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4）。
- 洪廷彥。 致良知兮愛我中華——讀《張壽鏞先生傳》，《京聯通訊》，（2003.5）。
- 張注洪。《張壽鏞先生傳》評介，*《歷史檔案》*，（2003.4）。
- 張壽鏞輯。《四明叢書》，（臺北：國防研究院，中華大典編印會合作出版，1966）。
- 張壽鏞輯。《四明叢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1）。
- 張壽鏞。《約園雜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國民叢書編輯委員會，1992）。
- 張壽鏞。《約園雜著續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國民叢書編輯委員會，1992）。
- 張壽鏞。《約園雜著三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國民叢書編輯委員會，1992）。
- 張壽鏞著，張芝聯輯。《約園著作選輯》，（北京：中華書局，1995.4）。
- 陳祖武。《中國學案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4）。
- 陳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臺北：河洛出版社，1979.5）。
- 葉德輝。《書林清話》，（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10）。
- 劉兆祐。 論「叢書」，《應用語文學報》第1期，（1999.6）。
- 劉兆祐。《認識古籍版刻與藏書家》，（臺北：臺灣書店，1997.6）。
- 劉尚恆。《古籍叢書概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2）。
- 劉英民、李豔明編。《鄭振鐸全集》，（河北：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11）。
- 鄭偉章。《中國文獻家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99.6）。
- 瞿嘉福。 張壽鏞及其《四明叢書》，《東南文化》第一期，（1992）。
- 蘇 精。《近代藏書三十家》，（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3.9）。

# The Value of Records for Chang Shou-Yung 's *A Library Series of Si Ming*

Shiao-yen Hsu

## Abstract

Shou-yung Chang devoted his whole life to education, advocated the abolishment of academies for classical learning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schools of new style.

*A Library Series of Si Ming* edited by Shou-yung Chang is a regional series; its complete preface and postscript provide the functions of distinguishing and manifesting science, searching full particulars for every writings. It is important for researching index and record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t's also helpful for study the history of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and geography .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tent, preface and postscript for *A Library Series of Si Ming*, and explains its value.

---

**Keywords ( 關鍵詞 ) :** Chang Shou-yung ; *A Library Series of Si Ming* ; Record  
張壽鏞 ; 四明叢書 ; 文獻

Shiao-yen Hsu : The Secretary, Department of Physics, Soochow University ; E-mail: shu3023@scu.edu.tw